

我在興大十八年

李榮炎

我是退伍軍人，於民國五十九年底離開部隊。在部隊服役期間，為使平常不忘進修，專注於一門學科，乃選定參加考選部舉辦的檢定考試作自我鞭策。有這個意向雖為時頗久，然決心總難下定。五十一年隨隊進成馬祖，任務單純，空閒的時間較多，與師大畢業服預官役的同仁時相過從，獲得教育方面的不少知識。又承他們介紹專書閱讀，引起我很大的興趣，於是決定以報考「教育行政」為目標。

五十三年參與第一次考試，及格了兩科。五十五年、五十六年繼續與試，高等檢定的七科完全通過。五十七年政府舉辦乙種「教育行政」特考，我以具備「檢定」的條件，參加該項考試，獲得了相當於「高考」的資格。

古人說：「三年有成」，我花了不少心力，總算沒有白費，既可以任為公務員，目的就在到學校裡服務。離開部隊之後，適逢興大註冊組有一臨時員出缺，我於六十年二月接到學校的正式行文通知，在二月十六日接任這一項工作。

這一職缺的原來任務，是負責文件收發，學生申請中、英文

成績單的章戳核蓋以及公物的保管等。我在部隊服務有年，經辦過許多參謀業務，摸過不少的案卷文牘，長官以我對此可以適應，於是文稿的擬辦，亦由我這個額外的人接了過來。

二十年前，台灣地區每年的大專聯招，新竹以南、嘉義以北的大台中區，全由興大主辦。每屆考期，台中市擠滿了各地來應考的人。註冊組是此一業務的主辦單位，忙得不可開交。我初履斯職，事事都覺新鮮，亦莫不兢兢業業的去從事，每一階段都有頗多心得。考試告竣，我將之吐屬為文，以「話說大專聯招」為題，撰成四千多字的稿件寄向中副，一周之後的六十年八月，登載在最顯著的版面上。

學校與部隊的工作範疇差異懸殊，最不同的是前者有固定的作息時間。早出晚歸，有許多的空間可以自己作主安排，於是公餘塗鴉，投稿遍及國內各報刊及香港，而論及教育尤其關於聯考試務改進的特多。

六十四年三月，註冊組有職員出缺，選我任管理員遞補，接辦管理學生成績的工作，文學院三系之外，加上農學院的二系。

我愛好文藝，以工作的關係，得與文學院的許多先進名家往還，使我獲益良多。我初出的兩本書，亦蒙中文系的沈謙博士及主任胡楚先生爲我作序。

註冊組是一個工作繁忙的單位，除了辦理聯招之外，本身業務亦是一項沈重的擔子。每年的寒暑假，學校裡其他的組、室可以安心的去度假，而註冊組却正是忙季。登錄核算學生的成績，常在加班狀態。往返每每披星戴月，許多年春節時的大年初一也不例外。

工作的緊湊似可使人產生熱情，不輕易放過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時光。在此一階段之中，不但心情愉悅，而在投稿的歷程上亦邁出了一些步子，發表過不少的篇章。六十七年十月，我由管理員晉升組員，在職員這一行列上，算是達到了頂點。

教育部於七十四年修改學校章則，大學中的教務處、圖書館增列編審之職，位階可以晉至簡任，其條件則須高考及格。母如學校人員的專業考試三拖四延，迄不舉辦，無人可以發布，說得

上只是一幅掛著的藍圖而已。我爲此向教育部上文，陳述其不合理之處，並以自己作例，我是經過國家考試的，難道也不適任！

幾次信函往覆，教育部向興大行文，副本發其他大專院校，主動發布我調升編審，七十六年一月一日生效。在公立的大學裡，我是任此職的第一人。我於七十七年五月退休，雖未能受到此一職位的最大效用，然正如人事室主任龔兆芳當時說：「你爲其他院校及後來的許多人開出了一條路子，使有例可循，厥功至偉。」

我在興大十八年，目睹她成長茁壯，由省立而國立，增系增所，不僅是台灣的優良學府，也享譽國際，分露了極大的榮光。個人在職盡責守分，說不上有何貢獻，而離職時貢校長毅紳贈我「功在中興」，可以置於桌上的銀色圓扁，實愧於心。

在這不算太短的十餘年中，如有稍堪自慰的，是不曾隕越，並使我有心情、時間於寫作，出了四本文集，第五本也正在排印。儘管它們在文學的領域上或許沒任何價值，而在我的「歲月旅痕」中却留下一頁珍貴與真實的紀錄，獲得了無可替代的報償。